

转让设局构陷出招 温州商人折损千万难破重围

李思源 报道

很少有人能像郑孙连一样暖人心窝,瘦弱的脸颊不停的微微蠕动,为了用笑脸来迎接客人,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过去的半年多里,无助与绝望的情绪侵蚀了她的整个身体。这个看上去淳朴、体面的温州女商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而她的温州商人被誉为了能和犹太商人比肩的群体,现在他们遇到了“克星”,来自浙江省东阳市的蒋建军,这个当地人都“敬而远之”的暴发户,在温州商人郑孙连和郑良文姐弟身上进行从头到脚的“搜刮”之后,把郑孙连兄弟和她们的诺丁堡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丁堡公司”)逼上了绝路。

“她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候彻夜不眠,好像脑袋中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弟弟郑良文说,事实上,他的处境比姐姐更加绝望。对于郑良文来说,他在过去三年中的每一分钟都被蒋建军夺走了,连同一起被夺走的是上千万的财产和他的未来。

布置陷阱引“猎物”入局

诺丁堡公司从2009年开始接触墙纸这个行业,一开始是从其他厂家提货,再转手卖给经销商,因为郑孙连兄弟俩工作勤奋,2011年,墙纸销量迅速到了建立墙纸生产厂的要求,郑孙连兄弟开始筹划建立墙纸厂。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陷阱。

从2012年5月份开始,郑良文就一心投入建厂工作中去了,因为8月份上海要举行墙纸展会,为了这次展会,他已经花了三年时间并投资数百万元建立起了一个完备的销售网络,如无意外,这次展会将给诺丁堡公司带来大量的订单。

郑良文的时间很紧迫,他显得非常急切,7月初,郑良文从朋友中得知,浙江省东阳市有个墙纸厂因经营不善要转让,便立即赶往东阳商谈。

“没问题,什么都好说。”蒋建军在2012年7月30日这一天显得格外爽朗和随和,郑良文没有想到蒋建军会这么“厚道”。第二天,他们就签订了“设备转让合同”,经双方协定,蒋建军买下东阳市亿家公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亿家公司”)转让一套墙纸生产设备给诺丁堡公司,转让价格为305万元人民币。合同明确规定,由诺丁堡公司先付款150万元,剩下的155万元则每月分期付款。

对于郑良文来说,和蒋建军的谈判轻松、和谐、相互坦诚。问题是,他想错了。

在打了122万元到蒋建军账户上之后,8月1日一大早,郑良文再次约见蒋建军,蒋建军的态度依旧和气,“让我再看看合同”蒋建军跟郑良文说,郑良文什么也没想就把前一天签订的合同给了他,始料未及的是,蒋建军二话不说就把合同给撕掉了。

第一份合同就这样流产了,因为订金已经到了账户上,蒋建军有恃无恐,提出了新的要求,将原有的“设备转让”变成“企业转让”,并将“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件、厂房在七天之内转让”条款删除。因为上海墙纸展会在即,郑良文不得不答应这些要求。

蒋建军第一次毁约达成了目的后,郑良文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蒋建军一步一步露出了他本来面貌,郑良文也一步一步走进了蒋建军精心设计的骗局,事后郑良文在圈内打听“笑道”的蒋建军时,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多人笑掉大牙了”。

一度退让遭遇步步紧逼

从东阳城区出发大概二十来分钟的车程,便到了东阳亿家公司的生产厂区,门口没有立任何招牌,厂区内的绝大部分地盘都是一家家具厂的,只有两座低矮的建筑属于东阳亿家公司,正是这两栋不起眼的厂房里的一套墙纸生产设备,让诺丁堡公司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阳光拍打在三层高的办公楼上,反射出淡红色的光芒显得格外刺眼,家具厂的工人正忙碌的进行生产,而早就转让给诺丁堡公司的墙纸厂却人去楼空。

郑良文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是他忽视了布置这个陷阱的第二个核心人物,即将建军的父亲蒋仁忠,按照原合同要求,支付了首付款之后,诺丁堡公司即可进厂生产。

因供货期限将至,诺丁堡公司确实得马上生产,如果产品跟不上,郑良文必须赔偿经销商巨额违约金,公司将因此而跌入深渊,蒋建军看到了郑良文的弱点。

在花大量资金买来原材料生产之后,蒋仁忠来了,在郑良文的眼中,这个外表温和的老人极为固执,“他每天都会来厂里,找到厂里各种各样不在合同之内小物品强制要求郑良文购买。”郑良文说,因为涉及金额相对较小,同时也为了不惹恼蒋家人,他只能一步步退让。

郑良文介绍,8月10日,蒋建军也到厂里来了,这一次,他提出了让郑良文难以接受的要求:“诺丁堡公司必须把东阳亿家公司之前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买了”。郑良文当时就拒绝了,因为东阳亿家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根本就达不到他们公司的要求,买来也只能当废物处理,而且蒋建军要价高达数十万。

“蒋建军从这个时候开始态度变得特别强硬,如果不买下来,就必须立刻把机器关了。”郑良文说,他很气愤,可是毫无办法,强龙不压地头蛇,只好答应蒋建军的要求,想到工厂必须继续生产。然而郑良文没有想到,他的一度退让反而使蒋建军的野心一步步膨胀。

此后不久,蒋仁忠来到了郑良文的办公室,在郑面前列出一个清单,要求诺丁堡公司再支付320多万元,比合同约定突然多出了160多万元,郑良文一下子吓傻了,这张清单包括蒋建军欠工厂的28万元,欠滚筒厂的72万元,另加40多万元的墙纸样本书。

郑良文介绍,在墙纸的生产过程中,滚筒是昂贵的一次性用品,蒋建军强制要求其购买的滚筒和样本书,对于诺丁堡公司来说,一文不值。

蒋建军的墙纸厂因经营不善而亏损,而他坚持让郑良文为这个亏损埋单。郑良文实在无法答应这种要求,而且他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至此为止,郑良文已经支付了蒋建军270多万元,与原合同规定的金额只差30多万元。

“蒋建军如果没有榨干我的最后一滴水,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郑良文说,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满脸疲惫的他不停的点着香烟,熄灭,再点着。这个清脆的声响回绕在屋子里,覆盖了他不时发出的无奈的叹息声。

矛盾激发蒋家挑事端

每次蒋建军父子来到厂里来的时候,郑良文都会胆战心惊,“只要看到设备开机了,蒋仁忠都会对着工人怒吼,然后去关了电闸”郑良文说,机器每次开机需要



东阳亿家公司的两栋厂房

两个小时,蒋仁忠关一次电闸,公司就损失五千元。在八月的前二十天里,工厂几乎没有平静的生产过一天,蒋家父子关了十多次电闸。

诺丁堡公司董事长郑孙连已经失去耐心了,跟蒋建军争吵起来,而郑良文则明白,公司已经无路可走了,270多万元已经到了蒋建军的手中,即使受到最大的委屈,现在他也只能哀求蒋建军。

“我就打了一个可怜兮兮的狗一样哀求着他”郑良文说,其实他已经到了卧底到了展会上去看了,你们公司的订单很多,你们还是有钱的。”蒋建军坐在沙发上说,郑良文就近拿着一块小板凳靠在蒋建军面前哀求他:“我们真没有钱,现在墙纸又生产不了,订单越多,我们会赔得越多。”

“事情就这样一直拖而未决,郑良文、郑孙连和诺丁堡公司的命运都掌握在了蒋建军的盾中,矛盾在2012年9月5这一天终于爆发了。”

9月5日清晨,当工厂设备刚刚运作的时候,蒋仁忠像往常一样赶过来了,不同的是,郑良文在吃了数次苦头之后,这次早有准备,蒋仁忠直奔电闸想去关掉机器,被工人拦住了,蒋仁忠见这招不凑效,便立即躺倒机器的履带上去,工人们又把他从履带上拖下来,把他请出了工厂,并关闭了工厂大门。这么做只是为了维持工厂正常生产,却激怒了还未到场的蒋建军。

几分钟后,蒋建军带着十多人拿着木棍和锄头怒气冲冲的赶到现场,据当时的目击者介绍,蒋建军冲上去就朝着诺丁堡公司副董事长樊永明(郑孙连的丈夫)一阵乱打,接着又用锄头敲打其头部,樊永明一直没有还手。

诺丁堡公司职员张晓敏用手机拍下了蒋建军打人的过程,蒋建军见状便和老婆一起朝张晓敏奔去,抓着她们的头发在地上拖开一两米。

这位如花的少女整个过程一句话也没说,被打得满身鲜血,如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张晓敏手上、腿上的伤疤依旧明显,一颗小石头永远的留在了她身体里。“这段痛苦的经历这一生也挥之不去了。”张晓敏说。

在十几分钟之后,诺丁堡公司的三个保安来上班了,保安看到樊永明躺在地上,问他什么情况,樊永明回答:“被蒋建军打了”。保安便和蒋建军带来的群殴起来,流出鲜血,后来被医院鉴定为轻伤。

“这就是事件的全过程”郑良文说,但是在现场的人都忽视了一个人,那就是蒋仁忠,架打完,警察也来了,就在这一瞬间,蒋仁忠突然倒下了,“没有任何人打他”郑良文说。当时,在场的围观群众回不去,在打起来的整个过程中,蒋仁忠自己倒下去,站起来,倒下去,站起来,警察来了,又倒下去。

阵乱打,接着又用锄头敲打其头部,樊永明一直没有还手。

诺丁堡公司职员张晓敏用手机拍下了蒋建军打人的过程,蒋建军见状便和老婆一起朝张晓敏奔去,抓着她们的头发在地上拖开一两米。

这位如花的少女整个过程一句话也没说,被打得满身鲜血,如今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张晓敏手上、腿上的伤疤依旧明显,一颗小石头永远的留在了她身体里。“这段痛苦的经历这一生也挥之不去了。”张晓敏说。

在十几分钟之后,诺丁堡公司的三个保安来上班了,保安看到樊永明躺在地上,问他什么情况,樊永明回答:“被蒋建军打了”。保安便和蒋建军带来的群殴起来,流出鲜血,后来被医院鉴定为轻伤。

“这就是事件的全过程”郑良文说,但是在现场的人都忽视了一个人,那就是蒋仁忠,架打完,警察也来了,就在这一瞬间,蒋仁忠突然倒下了,“没有任何人打他”郑良文说。当时,在场的围观群众回不去,在打起来的整个过程中,蒋仁忠自己倒下去,站起来,倒下去,站起来,警察来了,又倒下去。

派出所被疑勾结当事人

阴错阳差的是,在换了6家医院之后,蒋仁忠被鉴定为二级伤残,在郑良文看来,蒋仁忠是怎么伤的至今是一个谜,但他可以保证诺丁堡公司方面没有任何人打过蒋仁忠。郑良文曾经数次申请对蒋仁忠重新进行医疗鉴定,都遭到拒绝。

记者致电蒋建军就此事进行采访,蒋建军回答记者“这个事情我没什么好说的”便挂断了电话。

打架事件过后,东阳市南市派出所公安局正式介入此事,郑良文已经坚定了决心,再也不在这个地方生产了,他现在只想把设备从厂里搬出来,另寻新址建厂。

郑良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南市派出所上,他觉得公安机关介入了,定能公道处理此事。9月21日,在南市派出所的调解下,诺丁堡公司被迫与蒋建军达成《协议书》。由南市派出所所长孙俊杰充当担保人,《协议书》约定诺丁堡公司必须按约在2012年11月21日前将162万元款项及20万元医疗费打入南市派出所的账户上。

郑良文清楚的记得:“南市派出所所长孙俊杰拍着桌子说,你不相信蒋建军,你还不相信我吗?只要款项到了,你们可以马上搬走设备。”郑良文曾经相信了蒋建军,这一次,他又相信了孙俊杰。

《协议书》同时规定,如果所有设备公司没有按时付款,那么工厂里的所有设备依旧归蒋建军所有。而诺丁堡公司已经支付的270多万元就相当于送给了蒋建军。郑良文后来发现,从这个协议签订开始,蒋建军所要做的就是阻止诺丁堡公司支付剩余的款项,目的就是为了让蒋建军又留下了设备,然后以305万达成的设备转让协议,一来二去变成了450多万,郑良文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且他根本就拿不出钱了,就在这个时候,诺丁堡公司给经销商供货的期限也到了,郑良文前后难做人。眼看着派出所规定的付款日期将近,他一筹莫展。

在郑孙连和郑良文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更大打击来了,恰恰选在作为付款最后期限的11月21日早上,南市派出所突然派人逮捕了郑孙连的丈夫樊永明等10个人,参与打架和没参与打架的都一律被抓。

“这是南市派出所和蒋建军联合起来整我们的,他们认为只要在付款这天把郑孙连丈夫抓走,她就会完全失去斗志,哪里还有精力去管打款的事情。”郑良文说。

便挂断了电话。

打架事件过后,东阳市南市派出所公安局正式介入此事,郑良文已经坚定了决心,再也不在这个地方生产了,他现在只想把设备从厂里搬出来,另寻新址建厂。

郑良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南市派出所上,他觉得公安机关介入了,定能公道处理此事。9月21日,在南市派出所的调解下,诺丁堡公司被迫与蒋建军达成《协议书》。由南市派出所所长孙俊杰充当担保人,《协议书》约定诺丁堡公司必须按约在2012年11月21日前将162万元款项及20万元医疗费打入南市派出所的账户上。

郑良文清楚的记得:“南市派出所所长孙俊杰拍着桌子说,你不相信蒋建军,你还不相信我吗?只要款项到了,你们可以马上搬走设备。”郑良文曾经相信了蒋建军,这一次,他又相信了孙俊杰。

《协议书》同时规定,如果所有设备公司没有按时付款,那么工厂里的所有设备依旧归蒋建军所有。而诺丁堡公司已经支付的270多万元就相当于送给了蒋建军。郑良文后来发现,从这个协议签订开始,蒋建军所要做的就是阻止诺丁堡公司支付剩余的款项,目的就是为了让蒋建军又留下了设备,然后以305万达成的设备转让协议,一来二去变成了450多万,郑良文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且他根本就拿不出钱了,就在这个时候,诺丁堡公司给经销商供货的期限也到了,郑良文前后难做人。眼看着派出所规定的付款日期将近,他一筹莫展。

在郑孙连和郑良文几乎彻底绝望的时候,更大打击来了,恰恰选在作为付款最后期限的11月21日早上,南市派出所突然派人逮捕了郑孙连的丈夫樊永明等10个人,参与打架和没参与打架的都一律被抓。

“这是南市派出所和蒋建军联合起来整我们的,他们认为只要在付款这天把郑孙连丈夫抓走,她就会完全失去斗志,哪里还有精力去管打款的事情。”郑良文说。

蒋建军还是棋差一着,因为整个筹款过程都是郑良文在负责。郑良文经过各种努力,终于从10位朋友处借到一百多万,就在樊永明等11人被抓走的这一天,162万元的剩余款项打到了南市派出所的账户上。蒋建军的“计划”落空了,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在所有合理和不合理的款项支付之后,郑良文再次来到工厂,试图按照《协议书》约定再次来,和蒋建军协商,再次阻止,同时,他拒绝领走南市派出所账户上的162万元。

郑良文只好找到当初的担保人孙俊杰所长,南市派出所退回给了郑良文曾送的十余条中华香烟。当郑良文数次去找孙俊杰理论的时候,他对郑良文喊道:“有本事你去告我吧!”在162万元打到南市派出所的账户上之后,孙俊杰瞬间变脸。

至此为止,郑良文彻底失败了。在他看来,从2012年7月31日签订第一份合同到被精心布置的骗局,就在的一瞬间,郑良文恍然大悟,但是自从进了这个骗局后,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张晓敏新买的手机在9月5日的打架事件中被蒋建军夺走,此后她一直向蒋建军索要手机,次次都被拒绝了。诺丁堡公司的代理律师宁松说,这是一种抢劫行为,为了平息诺丁堡公司方面的愤怒,南市派出所告知郑良文,决定对蒋建军做出拘留七日的行政处罚。这也是郑良文付出沉重代价之后的唯一所获。

小长假创旅游新高 成都三日营收超20亿

记者 李成成 成都报道

端午小长假期间,旅游业迎来新一轮高峰,全国许多地方的游客接待量创下新高,尤其是短距离出行增长极为迅速。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在这期间得到释放和舒展,特别是高考刚过,学生旅游的数量也有所增长。由此为旅游业增加了不少收益。

各地迎来游客高峰

据统计,端午小长假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1720.46万人次,同比增长21.9%,其中过夜游客444.73万人次,同比增长19.2%,一日游游客1275.74万人次,同比增长22.9%。实现旅游总收入60.03亿元,同比增长28%。

据成都市假日办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四川省共接待游客613.6万人次,同比增长27%。其中过夜游客88.4万人次,同比增长11.1%;一日游游客525.2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小长假3天的旅游总收入为20.54亿元,同比增长29.2%。

成都小长假期间游客接待量无疑是巨大的,增长幅度较大。现今生活压力不断的增长,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假期出行,以此逃避城市中的烦压;而且现在旅游出行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趋势和潮流,不断地吸引人加入此行列;另外,端午节正好在高考之后,且成都刚刚举办完《财富》全球论坛,这也为吸引游客增彩不少。种种原因和机遇,使成都成为端午小长假的旅游收入取得大幅度的提升。

成都市区主要景区及周边的景区游客接待量也创下新高。据统计,成都熊猫基地接待游客1.65万人次;武侯祠接待游客3.72万人次,同比增长6.9%;青城山接待游客4.15万人次,同比增长3.75%。

另外,四川其他城市在端午小长假里的游客量也有所增长,比如南充、遂宁等地其游客量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其中,内江在此次端午小长假期间,接待人数达到170.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31%;过夜游客44.72万人次,一日游游客125.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67亿元,同比增长24.48%,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据上海市假日办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市纳入监测的16家主要旅游景区(点)累计接待游客35.3万人次,同比增长34%。除此之外,全国许多城市的游客人数都有新高被创下。北京市旅游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北京共接待游客336万人次,同比增长8.9%;旅游总收入13.35亿

元,同比增长13.3%,创下同期新高。

短途短期旅游增长快速

从各地对端午小长假期间旅游的数据来看,一日游的数量明显大于过夜旅游。成都一日游的游客数量是过夜游的游客数量6倍,其中一日游游客数量同比增长30.5%;从全省来看,过夜游客的数量也仅为一日游游客数量的三分之一。

上海旅游集散中心端午期间累计发送游客8463人次,发车245班次,同比增长18%。而出游排名前五位的全是一日游,分别为南浔一日游、同里一日游、溱湖溱潼一日游、东方绿舟一日游和周庄一日游。

一日游的游客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较长距离和时间的旅游。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称为房奴,在现实

中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难得的假期里,都希望得到适当的休息和放松,但大部分人不会把三天都花在旅游出行上面,更多的是希望能有时间睡个懒觉,也有时间到外面走走看看,愉悦身心。

另外,记者也采访到一位从事四川旅游工作的专业人士,其表示,端午小长假期间,像青城山、峨眉山、街子古镇、安仁古镇这些离成都较近的景区特别热门,同时成都的熊猫基地、杜甫草堂、武侯祠的客流量也相对较多。而像九寨沟这些更为著名的四川景区的客流量的增长速度则相对较慢。一日或者两日游客的比例占据多数,其时间短、花费也更少,这就更大众的喜爱。

短距离出行,不仅省时,而且方便,更重要的是也能达到舒展身心的作用,且所需花费相对较少,种种原因让其不断的发展和增长,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持续升温。